

南雷文定集

一函
一冊

南雷文定 後集

卷一

明名臣言行錄序

先師蕺山先生文集序

寒邨詩稿序

山翁禪師文集序

沈昭子耿巖草序

姜山啓詩序

靳熊封詩序

萬祖繩七十壽序

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記

永樂寺碑記

小園記

答萬貞一論明史曆志書

卷二

大學士碩膚孫公墓誌銘

兵部左侍郎蒼水張公墓誌銘

大學士文靖朱公墓誌銘

謝時符墓誌銘

朱止谿墓誌銘

鄧起西墓誌銘

顧麟士墓誌銘

顧玉書墓誌銘

叅議礪礎閩公神道碑銘

卷三

贈編修升玉吳君墓誌銘

雪簑閔君墓誌銘

謝時禋墓誌銘

封庶常陳君墓誌銘

叅政籲之丘公墓碑

陳乾初墓誌銘

編修陳怡庭墓誌銘

提學來菴袁公墓誌銘

周子佩墓誌銘

陳夔獻墓誌銘

卷四

張仁菴墓誌銘

徐瘦菴墓誌銘

毛淇僊墓誌銘

姜夫人墓誌銘

錢忠介公傳

陳令升先生傳

職方司郎中大垣靳公傳

戴郁山傳

書錢美恭尋親事

施恭愍立後議

姚江春社賦

南雷文定後集卷一

遼陽靳治荆較訂

明名臣言行錄序

史之爲體有編年有列傳言行錄固列傳之體也列傳善善惡惡而言行錄善善之意長若是乎恕矣然非皎潔當年一言一行足爲衣冠之準的者無自而入焉則比之列傳爲尤嚴也今徐子之爲是錄也博採兼取一善之長必錄無暇窺見至隱以朱子之嚴尙有議其范平章竇丙翰之不應入者徐子毋乃長於知君子而短於知小人乎雖然徐子之意固有在

也徐子身逢喪亂顧當世愚儒無知不足以備一郭
瑣瑣朱墨徒供全軀保妻子之用世智限心風塵破
膽田僮竈婦且窺其底裡何況盜賊是故守尾生孝
已之信於盜賊而施張儀蘇秦之詐於君父破城陷
邑智窮不能自免則以亾鹵降人爲究竟遂使天綱
毀紊地紐凋絕普天相顧命懸晷刻嗟乎顧安得事
功節義之士而與之一掌江河之下乎古之君子有
死天下之心而後能成天下之事有成天下之心而
後能死天下之事事功節義理無二致今之君子以
偷生之心行嘗試之事亦安有不敗乎徐子是錄大

約不出於事功。節義二者其間事功有大小。節義有
勇怯。亦視其本領之濶狹。有盡有不盡耳。要不可爲
無與於此者也。以是求之。顧亦未嘗不嚴也。夫事功
必不於道德。節義必原於性命。離事功以言道德。考
亭終無以折永康之論。賤守節而言中庸。孟堅究不
能逃蔚宗之譏。三百年來堂陛之崇嚴。城邑之生聚。
邊鄙之干阨。至於末造。清議不衰。明之爲治。未嘗遜
於漢唐也。則明之人物。其不遜於漢唐明矣。其不及
三代之英者。君亢臣卑。動以法制束縛其手足。蓋有
才而不能盡也。徐子亦嘗尙論其故乎。近時僞書流

行聊舉一二如甲申之歿則雜以俘戮如陳純德等逆閹

之難則雜以牖死如丁乾學等楊嗣昌喪師誤國冬心詩

頌其功勞洪承疇結怨秦人綏寇紀張其撻伐高官

美謚子姓私加野抄地志纖兒信筆此錄出庶幾收

廓清之功矣

先師戴山先生文集序

先師之學在慎獨從來以慎獨爲宗旨者多矣或識認本體而墮於恍惚或依傍獨知而力於動念唯先師體當喜怒哀樂一氣之通復不假品節限制而中和之德自然流行於日用動靜之間獨體如是猶天以一氣進退平分四時溫涼寒燠不爽其則一歲如此萬古如此卽有愆陽伏陰釀爲災祥之數而終不易造化之大常慎者慎此而已故其爲說不能不與儒先牴牾先儒曰意者心之所發師以爲心之所有人心徑寸間空中四達有太虛之象虛故生靈靈生

覺覺有主是曰意不然大學以所發先所存中庸以致和爲致中其病一也然泰州王棟已言之矣自身之主宰而言謂之心自心之主宰而言謂之意心則虛靈而善變意有定向而中涵意是心之主宰以其寂然不動之處單單有個不慮而知之靈體自做主張自我生化故舉而名之曰獨少間攙以見聞才識之能情感利害之便則是有商量倚靠不得謂之獨矣若云心之所發教人審幾於動念之初念旣動矣誠之奚及師未嘗見泰州之書至理所在不謀而合也先儒曰未發爲性已發爲情孟子之惻隱羞惡辭

讓是非因所發之情而見所存之性因所情之善而見所性之善師以爲指情言性非因情見性也卽心言性非離心言善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在斯道在離器而道不可見必若求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前幾何而不心行路絕言語道斷所謂有物先天地者不爲二氏之歸乎又言性學不明只爲將此理另作一物看如鐘虛則鳴妄意別有一物主所以鳴者夫盈天地間止有氣質之性更無義理之性謂有義理之性不落於氣質者臧三耳之說也師於千古不決之疑一旦拈出使人氷融霧釋

而彌近理而大亂真者亦既如粉墨之不可掩矣昔者陽明之良知與晦翁之格物相參差學者駭之羅整菴霍渭崖顧東橋斷斷如也然一時從遊者皆振古人豪卒能明其師說而與晦翁並垂天壤先師丁改革之際其高第弟子如金伯玉吳磊齋祁世培章格菴葉潤山彭期生王京趾祝開美一輩既已身殉國難臯比凝塵曩日之旅進者才識多下當伯繩輯遺書之時其言有與雒閩齟齬者相與移書請刪削之若惟恐先師失言爲後來所指摘嗟乎多見其不知量也此如成周王會赤爽陰羽菜幣獻書而使三

家學究定其綿蕞耳昔和靖得朱光庭所抄程子語以質程子程子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和靖自是不敢復讀古之門人不○敢○以○燭○火○之○光○雜○於○太○陽○今○之○門○人○乃○欲○以○天○漢○之○水○就○其○蹄○涔○不○亦○異○乎○王顓菴先生視學兩浙以天下不得觀先師之大全爲恨捐俸刻之東浙門人之在者義與董瑒姜希轍三人耳於是依伯繩原本取其家藏底草逐一校勘有數本不同者必以手蹟爲據不敢不慎也高忠憲云薛文清呂涇野語錄中皆無甚透悟有之無所增損也讀先師之集當有待之

而興者矣。顓菴先生之惠後學，豈小哉！

其○不○知○不○知○也○高○忠○憲○公○有○文○書○呂○聖○理○精○妙○中○皆○其○家○藏○其○不○知○也○其○本○不○同○者○必○以○千○載○論○

其○不○知○也○其○本○不○同○者○必○以○千○載○論○

其○不○知○也○其○本○不○同○者○必○以○千○載○論○

其○不○知○也○其○本○不○同○者○必○以○千○載○論○

其○不○知○也○其○本○不○同○者○必○以○千○載○論○

其○不○知○也○其○本○不○同○者○必○以○千○載○論○

沈昭子耿巖草序

昔在嵇太守淑子署中一時名士刻其詩文者咸盡其底蘊最後得鎮海樓碑讀之因謂淑子曰此韓陵山一片石也徐渭不得孤行矣自是始知有先生姓名後三年邂逅先生於許使君座上目之曰此作鎮海樓碑者然是時先生不及文章而談理學又數年再見先生先生亦不及文章而談史學余於是知先生之文章本之經以窮其原參之史以究其委不欲如今人刻畫於篇章字句之間求其形似而已宋景濂論文謂漢唐二三儒者其於文或得皮膚骨骼獨